



此本乃明嘉靖四年鄭慶雲刊卷
端有印文曰會稽鈕氏世學樓圖
籍案也是翁藏會稽鈕氏世學
樓本墨子見讀書敏求記是鈕
故浙東藏書家也書中有藍筆
評點亦頗精當不啻不知出何人
手又嘗藏山陰薛氏俟入都訪諸
宗祿樓或知之翁同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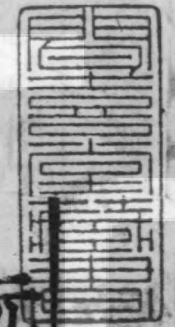
丁巳閏五月廿十日
揚州軍中





文事詩說序

天
子
之
道



周
公
之
道

阮
逸
可
撰

王
家
藏

周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
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
後儒不能達則孟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
文中子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
子流矣蓋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盡
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房杜諸公
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
而不振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文事詩說' and '序']



收姚義集而名之唐太宗正觀初精修治
 具文經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温
 王陳輩迭為將相實求三百年之業斯門
 入之功過半矣正觀二年去聲御史大夫
 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
 為長孫無忌所抑上聲而淹尋卒故王氏
 經書散在諸孤之家代莫得聞焉二十三
 年太宗没子之門人盡矣惟福時兄弟福時
文中子幼傳授中說於仲父凝始為十卷
子時音止令世所傳本文多殘缺誤以杜淹所撰世

家為中說之序杜正觀三年卒今世所傳本乃正觀二十二年序
 又福時於仲父凝得關子明傳凝因言關
 氏卜筮之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
 亦非中說後序也蓋同藏紺帙紺音相帙直音反卷目
 相亂遂誤為序焉逸家藏古編尤得精備
 亦列十篇實無二序以章詳測文中子世
 家乃杜淹授與尚書陳叔達編諸隋書而
 亡矣叔達依遷史作隋書今亡關子明事具於裴晞先
 賢傳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
 因附于中說兩間且曰同志淪殂殂音帝

闡悠邈文中子之教鬱而不行吁可悲矣
此有以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傳諸王自
悲而遺事必錄後人責房魏不能揚師之
道亦有由焉夫道之深者固當年不能窮
功之遠者必異代而後顯方當

聖時人文復古則周孔至治大備得以隆
之昔荀卿揚雄二書尚有韓愈柳宗元刪
定李軌楊倞註釋遠其况文中子非荀揚
比也豈學者不能伸之乎是用覃研蘊奧
引質同異為之註解以翼斯文夫前聖為

後聖之備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聖而
異驅捐古而近習而能格于治者也

皇宋御天下尊儒尚文道大淳矣修玉削
霸政無雜矣抑又跨唐之盛化而使文

中之徒遇然彼韓愈氏力排異端儒之功
者也故稱孟子能拒楊墨而功不在禹下

孟軻氏儒之道者也故稱顏回與禹稷同
道愈不稱文中子其先功而後道歟猶文

中子不稱孟軻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
司空圖嗟功廢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

季經亂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噫知天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則簡而功密矣門人對問如日星麗焉雖環周萬變不出乎天中令推策揆影庶髮鬚其端乎大哉中之為義在易為二五在春秋為權衡在書為皇極在禮為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以中之大略也中說者

如是而已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又問彼之說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魏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趣可以類知焉趣去或有執文昧理以模範論語為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也逸才微志勤曷究其極中存疑闕庸俟後賢仍其舊篇分為十卷謹序

篇目

王道篇

天地篇

事君篇

周公篇

問易篇

禮樂篇

述史篇

魏相篇

立命篇

關朗篇

文中子序終

中說卷第一

王道篇



阮逸註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

六廿矣上黨有銅提縣未嘗不篤於斯斯文斯然亦未

嘗得宣其用不遇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

其道也誌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

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

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制述之意備矣

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

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

行國為年氏在謂止蓋
太史公自叙之一矣也

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

極謹義九篇音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

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六

代之得失明矣自先生至銅川文子世

衰要論今皆亡六代晉余小子獲覩成訓

勤九載矣著大業九年自長安歸服先人之

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

乎聖因祖德考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

諸史論不足徵也董常字履常弟子亞聖

史包五始故傳後贊論之類是也吾得皇極

謹義焉去就適中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

足徵也前賢文吾得時變論焉以化俗推移

吾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史官載吾

得政大論焉其制明董常曰夫子之得

蓋其志焉非體子曰然子謂薛收曰昔聖

人述史三焉薛收字伯褒隋內史道其述

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史有

求言則制度得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

究焉而皆得史有明得失窮其述春秋也

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常史有則法當

聖賢治其理殷夫痛

去聲當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

人分焉職也職同體異故曰皆分史文中子曰

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史記漢

制文辭相模無經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

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

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紛亂者由于不豫

疾聞江都有變大業十三年煬帝幸江

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隋末亂至天

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唐

宗行堯舜之道而文文中子曰道之不勝

時久矣吾將若之何自孔子孟軻以來董

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

五常各得其所秦長安隋都也晉汾陽子

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

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

綱乎六國燕王嘉魏王假齊王建楚王負

竊皇之名無綱紀漢之統天下也其餘殘

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變民耳目使

也古為廢切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

也見六代注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

乎周三百篇代叔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

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

終所以告也其告猶於貢文中子曰天下

無賞罰三百載矣隋自開皇十年九百載

元經可得不興乎言必薛收曰始於晉惠

何也惠帝各哀武帝子也政由賈子曰昔

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言不元經褒

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王而賞

罰不明乎晉惠猶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

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周平王室衰微東

世王世之不與豈然

遷居洛魯隱公惠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

知也後周始王知代行衰周之法謂薛收曰

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

亂聖人斯在下矣仲尼公上聖人達而賞罰

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

文不喪也春秋無經切禮去聲皇不其深

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沒而

文在茲乎前聖後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

道其神之所為乎孟子曰大而化之謂神順

之則吉逆之則凶易中子述元經皇始之

三人皆中國懷夷狄者
天之命也如五石於三才
而小捨此是語文之惑
一曰中國之不意夷而
最矣嗚呼痛哉嗚呼痛
嗚呼嗚呼為然矣

之不行曰在耳

事歎焉後魏初年門人未達叔恬曰恬字敬
也為御史彈疾君集為長孫無忌所怒夫
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
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
後魏德被黎民亦天地子聞之曰凝爾知
命哉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
揚素字更道湯帝特為司徒專朝政蘇夔
字伯尼善鍾律隋樂多從夔議李德林字
公輔佐命掌軍書為儀同類見子與之言
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
日言政而不及化上正下曰化夔與吾言

終日言聲而不及雅知音為雅德林與吾
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知修詞為理門人曰
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
之預議者名預朝政今言政而不及化是
天下無禮也知使人從言聲而不及雅是
天下無樂也知和音不言文而不及理是
天下無文也知實道不王道從何而興乎
吾所以憂也禮壞樂崩文門人退子援琴
鼓蕩之什蕩蕩無網紀文章援于眷反門
人皆霑襟焉哀將反子曰或安而行之

聖人
或利而行之
賢人
或畏而行之
中人

及其成功一也
稽德則遠
功則同
而聖賢

賈瓊
未門見人
習書至相榮之命
續書有相榮字

武鄉漢光
曰洋洋乎
光明之業
明帝武天實

監爾能不以揖讓終乎
初光武立東海王

弟陽陽立是謂明帝
蓋天命授陽繁師玄

未將著北齊錄以告子
李德林父子俱有

錄為子曰無苟作也
文詞苟且表越公以食

經遺子子不受曰羨藜含糗無所用也
荅

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
淮南公揚素也食經

崔浩亦有之酒誥云
越小大邦用喪亦關

非酒惟辜洪範三德云
臣無有作福作威

素專政故因荅食經以戒之
子曰小人

不激不勸不見利不勸
勉勸皆靖君亮問

辱未門見人子曰言不中
叩却聲節行不謹密行

去辱也之言主行榮辱
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

明乎二變變於道也
孔子曰三年有成九道

明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
樂仁之裴晞

曰何謂也
晞子之舅子曰夫樂象成者也

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
王化始終所可

見也
象成而功而成見王化之德然而故韶之成

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為而藏乎？引古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禮費耗國用也。三代已前無此。仲言七上二君，須得遠方珍貢，乃可封禪。特設詞，謀止耳。非典禮所載之實。禪時見。

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始皇東

山立石封祠下，禪梁南，以頌秦德。漢武帝用齊人公孫卿言封禪，登仙遂升秦岳。又無驗而迎，此皆夸侈，使方士求神仙，千數誠之。

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家國皆然。易去聲。樂去聲。子曰：無救之國，其刑必平。無辜免，則多斂之國，其財必削。後則

用益。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相。子曰：杜如晦，字克明，唐太宗時。董常，房元天乎。朝政典章文物，皆杜所定。

董常房元齡，賈瓊問曰：何謂也？疑稱天。子曰：春生之夏長之，長上。秋成之，冬斂之。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謂其猶天乎？用无跡物自化。天也。太宗治刑，厝粟斗三文，行道千里不齎。糧。王道，路盛非如天道之效。歟。

吾察之久矣，目光忽然，心神忽然。恍惚憂兒。此其識

傷在道而後時矣深
心哉善言也

時運者憂不逢真主以然哉未知隋運亡又

以恍惚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

而民不勞何也五書稱成數此言子曰無他

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用簡則子曰王國

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秦離列於國誰

居乎記音媚禮幽王之罪也廢幽王惑褒

弑之周故始之以黍離於是雅道息矣國王

十篇黍子曰五行不相洽則王者可以制

禮矣禮治臻皇極也則五行各叙故四靈為畜

則王者可以作樂矣鳳仁及沼藪故樂形仁

許宥也子曰遊孔子之廟漢已後郡國出而

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

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春秋序人倫夫

婦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言無王孝

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謂文逸未見夫子

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責言天地生我而

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

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

極之恩詩云歆報之德昊天罔極言孔子

體切吾子曰曰彛倫乎不礙人必於謙也孝逸

彛倫倫後治作

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藏否切部鄙帝鼎請見
 子三見而不語恭恭若不足言謂鼎未見不
 有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
 言之化不殺之嚴矣而不得其志揚素謂子
 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
 夫子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使子祐字叔
 平吳以祐賢荆州祐緩懷吳人吳之降者
 欲去則德之字伯言為吳大將軍攻晉
 襄陽獲生口即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不
 還之賢皆仁子曰今公能為羊陸之事則可如
 不能廣求何益通聞邇者悅遠者來折衝

於素信而寤精於禮
動至是之本也

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折廣也直也
 晏子之家六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不
 借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正家以下子曰悠
 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玉道從何而興乎多情
 矣功食禱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以即戎
 矣續書有七制皆漢之賢君立文武之功
 章是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不可視猶
 則太親不可視猶朋友也哭野拜而受吊
 則太疎故折中於寢門之外哭野
 知生者弔彼弔我裴晞問曰衛玠稱人有
 失其助故拜之裴晞問曰衛玠稱人有
 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違何如

有介字情叔寶恕理善遠之論論玄理子曰寬矣量寬曰仁
 乎仁寬似子曰不知也非但寬大阮嗣宗與
 人談則及玄遠未嘗藏否人物何如籍宗
 口之不論子曰慎矣慎言曰仁乎慎似子曰
 不知也止慎子曰恕哉凌敬凌敬未見視
 人之狐猶已也子曰心為人之心曰恕孟
 是也恕子曰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
 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義者斯
 可矣仁無為而理智達於未亂如不得見
 必也剛介乎剛者好斷介者殊俗剛必果

中庸曰苟不至道不

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行成身道施天下
 禮不云乎至德為道本三周禮師氏易不云
 乎顯道神德行繫辭云子曰大哉神乎所
 自出也曰本諸身至哉易也其知神之所為
 乎無無左則子曰我未見嗜義如嗜利者也
 和而有宜曰子曰登雲中之城漢雲中郡望
 龍門之關龍河門中縣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瓊
 曰既壯矣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險持
 降而宿于禹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公之

歲未必心所論之中贊
之七特以表教言者世耳

所作也其文典以達見其達義見劉孝標絕
 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
 不可謂知人矣劉峻字孝標性率多毀時
 之孝標又彰絕交論以譏任公見辯命論曰
 人道廢矣峻又謂窮達由天殊不由人見
 人道也廢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
 有興乎孔明言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志在
 治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善藏其用智
 哉太初善發其蘊夏侯玄字太初著樂毅
 仁哉者美其志以天下為心非廉并齊國而巳

能發明毅子讀無鬼論曰未知人焉知鬼
 之仁也無鬼論謂可以辯幽明蓋
 不知聖人不語之直於屢反

中說卷第一

中說卷第二

天地篇

子曰

圓者動

方者靜

其見天地之心乎

子曰

智者樂其存

仁者壽其

忘我之所為乎

莊子曰

義也清

而莊

其善論

威也和

而博

尊實

實威

字文

從

而毅

而毅而果毅通明淹也誠而厲隋隱太白山

此篇之冠作不見因
人心之所造以證之志
人能弘道之志有言
語此言徒傳
記之仁智結之以義是
一大闕也

中說卷第二

天地篇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

子曰智者樂其存仁者壽其

忘我之所為乎

莊子曰義也清而莊

其善論威也和而博

尊實實威字文從

而博識和容

而毅而果毅通明淹也誠而厲隋隱太白山

阮逸註



於禮亦自有情

來而學於子誠玄齡志而密房喬字玄齡隋
 愨而威厲直道而遂行大雅深而
 用密徵也直道而遂行大雅深而
 弘量深而雅字彥弘叔達簡而正陳叔達字
 帝之幼子也若逢其時不減鄉相然禮樂
 簡靜中正若逢其時不減鄉相然禮樂
 則未備清彥傳皆為僕射威為內史令淹
 師大雅而叔達皆為尚書是皆卿相也然各
 有二德而未成全才故曰禮樂未備去
 聲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動也權權才也其
 靜也至性至極也其顏氏之流乎動之微者其
 極者其叔恬曰山濤為吏部拔賢進善時
 屢空乎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

知羣才皆濤所進如何子曰密矣山濤字
 吏部典選十餘年天下稱為得仁乎似
 士然吏非吏隱非隱是密而已曰仁乎忘
 為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密字
 襲爵為公與揚女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
 感謀亂自謂能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
 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術孤虛音預之李伯
 藥見子而論詩伯藥字仲規德林子不荅
 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
 魏應曠劉公幹分四聲八病沈約八病未
 梁沈約謝靈運分四聲八病沈約八病未
 詳剛柔清濁各有端序柔標逸則清質實
 濁音若墳篋墳土音剛而濁墳篋水音柔而
 則音若墳篋墳土音剛而濁墳篋水音柔而

漢及風化之原得詩之旨

黃子道信又此一搖節乃
文字園深要

仁智合一道也若分而
任之則智亦也

六音宣 六音宣音也 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

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

綱下達五常風化夫婦三綱之本也於是

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

子賦之以見其志貢告也歌屋則知秦俗鄭

六鄉 子曰吾以知鄭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采設

官詩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齊梁又弊是夫

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傳

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

必也濟乎義為道義內史薛公見子於長

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

事之無失也薛道衡時為內史侍郎知文

矣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

見也奢罕德子謂魏徵曰汝與凝皆天

之直人也徵也遂凝也凝遂謂凝行也若並

行於時有用捨焉凝遂行子謂李靖曰凝也

若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不撓李靖問

智如何子曰仁以為己任小人任智而背

仁為賊盜音佩君子任智而背仁為亂

害也異端薛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子光字

此其行是之極也九物揭出

此其所以血誠也形如崩流
之天下千古如是

一天不獲是乎之章况可以
輕而取天下乎此乃
世之誠心者少殘生之
不取也嗚呼

苟欲志節即自系天下至
窮誠者存身存心存義

于河東人問者書老易二字子曰天人也

為對王績有仲長先生傳子曰天人也

叔曰何謂天人子曰耻然小乎所以屬於

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以道言之則天

乎曰敢問恕之說子曰為人子者以其父

之心為心孝則慈為人弟者以其兄之心

為心悌則友知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

道近王至悌近霸推王子曰君子之學進於

道濟天下小人之學進於利艱楚難作使使

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為我謝楚公感

封楚國公舉黎陽叛故天下崩亂非至公

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為禍先順人則天

禍而李密問王霸之略子曰不以天下易

一民之命可易為輕易之大輕小民之細也

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

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

伏子居家雖孩孺必狎不其使人也雖童

僕必歛容慢子曰我未見知命者也命天

德合於天而心復於性是其謂知命孔子

則知天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命

非性無能知者文中子數知性者尚少故

命者未見知也。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强交，不

苟絕。在國者，惟義所切，惟有道者能之。義有道，子

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

受其飢，且庶人之職也。舜在畎畝，志存天

其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

俗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

四民仕即農，子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

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

酒不絕，禮用有節。薛方士問：葬材，財子曰：貧

者，歛手足，富者具棺槨。孔子謂子路曰：歛

無槨，封域之制，無廣也。謂古不可封，不誌也。故

封之，後代因之，不居良田。農古者不以死傷

生，不以厚為禮。帝王陵，惟漢文及唐陳叔

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敬，謂不

遠，謂不敢有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

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

以接三才之奧也。周禮祭天曰祀，祭地曰

言神道，幽與禮宜分也。分而達茲三者之

說，則無不至矣。祭多名，不出叔達悅其首

因問祭得天人之道，故悅。子曰：王猛有君

首思之甚。悅音危，俯也。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接下也，溫其

聖人乃世道大端，故及之

文中之義

五

因時而取不遷於古

此以治邪正之由也

臨事也斷 猛字景略為符堅相議救而青

然溫矣先點尸素 或問蘇綽子曰後人也

曰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

太平則亂矣蘇綽字令家後周文帝時為

道之學厚於用法非正 問牛弘子曰厚人也

牛弘字里仁隋文時作相宣勅而 子觀田

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志乎徵曰願

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直而遂 淹曰

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誠而厲常

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時其動 常也無事

於出處其靜 子曰大哉吾與常也可與推

其命矣 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

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仁壽四年在長

卿異端輕率文辭不根道義苟媚 子在絳

絳程元者因薛收而來元門人 子與之言

六經元退謂收曰夫子載造彛倫一匡皇

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矣晉尚書言至

道變雅天 文下遂亂續子曰蓋有慕名而作

者吾不為也虛名 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興

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末造乎將敗者吾

人品只是時事可知矣

此二語是為中一大神話

以周孔自任以於有傲弟

居董常竇威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

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

大備謂公堯舜湯武之歸于道也公羊傳

禮也謂設官分職制禮作樂也後之

為政有所持循漢史本傳吾視千載而下

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謂

道以明周公也禮曰述詩書作春秋後之修

文者有所折中矣無位則修而去聲千載

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時

事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

讓也當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顏子坐靜

不證理而足用焉靜則本性也本性則不

也如此則當其思則或妙幾謂神妙也知

無有證之用思則或妙幾謂神妙也知

而物不能思而得坐忘是也蓋生雖不證理

義之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

至於彼門人曰徵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

子曰徵也去此矣而未至於彼已離中賢未

至性上哲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者

無以方未達者迷焉故設必也無至乎待然至

後見道亦未為達者也猶一隅以知三隅

是亦見道亦未為達者也猶一隅以知三隅

因物賦理隨時而中其物
而有所世身不致道也

神道無不行無董常聞之悅自知道門人不達
若房魏尚未至彼董常曰夫子之道與物
安能無至故不達董常曰夫子之道與物
而來與物而去致知在格物物格然後知
來去則忘之若與俱去道之應物如是無
方非至賸惟幾妙乎萬物則安能通其去
來來無所後去無所視有來何通則何薛
哉來無所後去無所視有來何通則何薛
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混然圓去
若大得而見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
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德道大無也
所道也德高而無所德是元也志仁義則
忘也求義則志矣子曰常則然矣而汝於
志則無得是志矣子曰常則然矣而汝於

述不用行而為述述作而
述作之有純乎默者班
可詰也

於仁義未數數然也數音朔其於彼有
所至乎由專至一子曰董常時有慮焉謂時
時中也雖未或不思而得中勉其餘則動
而中然思則或妙慮必時中勉其餘則動
靜慮矣其餘動靜則慮之矣猶顏回三月
不遠仁其餘曰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於
幽明山以父道衡非全幽明矣道於首陽子
於是日弔祭則終日不笑哀未或問王隱
隱字處漫義不可解世不甚傳晉書子曰敏
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學贍或問其道子
曰述作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稱也謂

而巳。若以知之識則三子謂陳壽有志於史

依大義而削異端。壽字承初，五流撰魏書，善

史稱續成之壽乃具蜀三國變謂范甯有

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范甯字武子，為

氏失誣。公羊失谷。穀梁失短。子曰使陳壽

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壯如雜黃老之道

又模範紀傳愈如文使范甯不盡美於春

秋歆向之罪也。劉向理穀梁劉歆好左氏

學之罪也。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史之失自

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聖人教化之志

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但爭

而衡之。聖人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南

王聘九人。明易者撰道。三傳作而春秋散

公羊高穀梁喜左。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

黑相喻能無微乎。圖七黑渝正色是非相擾

能無散乎。正是非擾。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

禮之衰也。記戴德。號大戴論於石渠成。禮

書殘於古今。文孔安國。家藏科斗尚書。以今

尚古文詩失於齊魯。齊人宗之。魯申公。漢初

卷之五 紀古不傳

考定百王折中子古平
其是乎

卷之五 紀古不傳

為儒學魯人宗之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
 於是有齊魯詩之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
 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聖性無師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弘道必也
 天縱無師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弘道必也
 傳又不可廢也有傳之在師得之在已所傳
 天下仲尼自得之仲尼師萬世仲尼自得
 之皆神契其自道不盡由師明矣孟子曰君
 子之深造於道也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
 居之安居之安則取諸左右逢其原然學
 之不可無師而得子謂叔恬曰汝不為續詩
 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憊然也七代注見
 困反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諷時政可
 以蕩可以獨處蕩條辭結出則悌入則孝

上四德備矣則孝多見治亂之情治之情
 悌動天地感鬼神悌動天地感鬼神
 清文中子曰吾師也詞達而已矣聖人惟
 哀意或問楊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
 而巳其思苦其言艱揚雄作太玄經及會領訓
 其思苦其言艱揚雄作太玄經及會領訓
 衡之作渾天及地動儀如揚雄曰其道何如子
 曰靖矣難善守靖而已子曰過而不文
 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子
 曰我未見見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子曰富
 觀其所與與貧則賤貧觀其所取則安義
 於利達觀其所好好賢則治窮觀其所為

直為以人証是故終以
比者取捨

道極於艱信亦乃見其
守之固也

為善則生可也四者可以或問魏孝文

子曰可與興化後魏氏名去始都洛陽

述方不伎術為非事親芮城府君重陰陽子之

為芮城令陝州子始著曆日且曰吾懼覽

者或費日也陰陽蓋以事况之心始著星

曆恐門人拘忌妄謂已子謂薛知仁善處

俗謂能隨俗而處以芮城之子妻之七

子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引荆夷豕同州府

君以之文中刺史內難未謀子曰吾於天

下無去也無就也惟道之從從中

中說卷第二

中說卷第三

下無古句無按也... 且曰...

中說卷第三

事君篇

阮逸註



以事其君為命而反經制之方與人品物交之義以見及時而用以為治也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人之

道曰無偏曰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

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

爾所及也仁義者則王道盛也樂者仁之

乃可興非或問揚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

不知其他也驕且各餘房玄齡問郡縣之

治秦罷侯置守子曰宗周列國八百餘年

五列國諸侯建皇漢雜建四百餘載漢監秦

養人養已可移之界

雖無五等而雜封魏晉已降滅亡不暇

實故有封爵然虛名無吾不知其用也

疏屬之南疏屬山名海經汾水之曲

分有先人之弊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

以具饘粥粥音音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

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素驕故以時

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

拒子曰古之為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

悅以怨怨謂不知德及我而行怨謂今之為政者

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怨謂不教我詐

者養已古歎反子曰甚矣齊文宣之虐也

高洋以峻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

彥者寔國掌命楊脩字遵彥文宣時為尚

而視民如傷奚為不終言有賢臣竇威好

議禮子曰威也賢乎哉我則不敢威所好

文耳文中子不敢者禮之情也夫知禮樂

後賢威有非其時故曰不敢北山文經云

北山之無首曰單謂文中子曰何謂遑遑者

孤夫人之無名氏

謂文中子曰何謂遑遑者

遑遑者

遑遑者

遑遑者

遑遑者

度以取中者乃盡久

身直心以信天以信而身

無急歎子曰非敢急傷時怠也怠而不修矣

子曰吾不度不執度德執用不常不遂常得

遂房玄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行續書有霍光之事言廢帝舉帝之事光字

光蓋忠輔之昭帝崩立昌邑王賀賀有罪子孟先是武帝畫周公相成王圖以賜光

三十條光廢之而立宣帝續書云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其一曰命文中子曰書

有命遂矣其有成敗於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

明所以康天下也伊尹若子遊河間之渚音

渚音今深州水河上夫人曰何居乎斯人也音

音音人無名氏端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

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叔曰何人

也子曰隱者也叔曰盍從之乎詩之子曰

吾與彼不相從又矣吾與荷蓀夫人已來

不相從也至人相從乎名還從隱乎子曰

否也異言至人有各一而難名者也今為道者

子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願止馬而不可

得也今吾得之止乎聖人時行則行時止

不猶有為故辭策於長安今河道曲子見牧守

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痛且行之政薛

二語確中情弊

文之形心之而吐也又生而
以之就是仲淹之評之
如老里之字矣

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

諸侯稱邦大夫稱家立社稷世奉其祀兩漢之盛牧守有子

孫焉罪國不除無不如是之亟也亟猶去

聲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

化雖曰能之末由也也末莫賀若弼請射

於子發必中弼字輔伯平陳有武功為總

解自發中的命弼射一發亦中的子曰美哉

乎藝也六日藝射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

於仁而後藝可游也子言游之而已君弼不

悅而退子謂門人曰矜而慎難乎免於今

之世矣弼果誅死復子謂荀悅史乎史乎

悅字仲豫漢獻帝時侍講禁中依編年體

言也謂陸機文乎文乎及卞亡論蓋有迷

祖之志復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之行可

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

嘉大守多遊山不所民訟召為侍中稱疾

不朝也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

典朝士人宗之益務妍後此治可見矣

鮑昭江淹古之侑者也掾反其文急以怨

昭字明遠為宋臨江王參軍有匡詞而官

不達故多怨刺淹字文通為宋建平王從

文之形心之而吐也又生而

也其文怪以怒南史無吳筠疑是吳均古

怪又疑是王均字元禮為文好押強韻多

而又不精翰而不一集孔珪字德童與江淹

對掌文翰而不可見謝莊王融古之繼人也

其文碎莊字希逸善詞賦歌詩傳于樂府

街綴後融字元長文詞辨捷長於徐陵庾信

古之夸人也其文謝莊字希逸善詞賦歌詩傳于樂府

新意自成文辭信字子山與徐陵同為學

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劉綽

常稱兄弟綽云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

阿士孝綽小名蓋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

曰貪人也其文繁南齊世祖之兄竟陵王

良及隋郡王子隆皆好文章有謝朓淺人

也其文捷朓字玄暉為齊新安王記江揔

詭人也其文虛揔字和為陳後主為長

事見矣皆古之不利人也或亂國子謂

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

以則詞簡字約而理有法則侍君子用心也

財務儉與仲室南齊時為尚書令好節禮不營

獨念封禪文自比謝安升梁時掌文詰累為

經世彈考其書之也

倭与豪皆勢也志之
是為恬然可取特教也

太進無不饋遺與親戚以俸米散荒民當世
 士之憂樂人之樂此心尚書召子仕者天下
 可見矣用兩反尚書召子仕者天下
 吏子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署我於
 蜀也解遠以藏用或曰僻子曰吾得從嚴
 楊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揚君平子曰吾
 惡夫倭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
 豪者必也悖乎悖者不妄散倭惑主豪誘
 守其吝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
 或曰王戎賢乎戎字濬仲子曰戎而賢
 天下無不賢矣戎與選未嘗進寒素近世

愍廉之察又無一言以諫但子曰陳思王
 可謂達理者也且簡靜容身而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
 曹植字子建魏祖欲立為太子植不自
 獨飲酒晦迹兄文帝矯情自飾以求為嗣
 人讓不知子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
 典出親師表深矣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
 也辯道明約變今之史也耀文詞諱問文子
 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不通
 塞日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
 焉何謂四名一曰化續大天子所以風天
 下也之形天下二曰政續國蕃臣所以移其

俗也

蕃臣

猶易俗也

三曰頌

魯頌周

以成

功告於神明也

享于宗廟

功告於神明也

享于宗廟

四曰歎

歎變雅

風

以陳誨立誠于家也

哀國異政之家

所吟詩人

以陳誨立誠于家也

哀國異政之家

所吟詩人

此變家調利其俗也

九此四者或美焉

或惡焉

或勉焉

或傷焉

之或勉焉

則無勉焉

或傷焉

則勉焉

或美焉

或惡焉

或勉焉

或傷焉

則不足傷

或誠焉

則誠焉

是謂五志

皆志

子謂叔恬曰汝為春秋元經乎

春秋元經

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

則無所取衷矣

勸之皆約歸中道

如字

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生之有雅乎

續

詩之有化其猶先生之有雅乎

續

詩之有化其猶先生之有雅乎

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

勸之皆約歸中道

如字

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生之有雅乎

續

詩之有化其猶先生之有雅乎

續

詩之有化其猶先生之有雅乎

則無所取衷矣

勸之皆約歸中道

如字

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生之有雅乎

續

詩之有化其猶先生之有雅乎

續

詩之有化其猶先生之有雅乎

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生之有雅乎

續

詩之有化其猶先生之有雅乎

續

詩之有化其猶先生之有雅乎

續

詩之有化其猶先生之有雅乎

續

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而雅言也

風

亦屬易久任之也

及其變也政變苛而迫其人蓋怨吏心之酷

也而無所傷焉則吏苟一時急功雖有善政

未及行也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

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

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也民君本國諸侯亦

吾得逃乎何敢怨不可逃避怨而不傷則不

曰彼下矣彼謂郡縣長下猶吾將賊之又

何傷賊害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

邦家故有六代之季仁義盡矣牧守無何則

導人者非其路也使不以王之路子曰變風變

雅作而王澤竭矣周先王變化變政作而

帝制衰矣漢諸帝子曰言取而行違温彦

博惡之彦博大雅弟正觀中為御史大夫

下同面譽而背毀魏徵惡之二子正子曰愛

生而敗仁者其中人之行歟獨情亡性殺

身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歟安強行非遊仲

尼之門未有不迨中者也殺身若子路結

陳叔達為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

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刑其未過子聞

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父

人之不仁以己身也為存心
而不傷才而不仁在末之
也百君致致其身以善哉
善哉

弭盜之術考第第一

中已悉取為治之作法後揭
此子其法以開取者尸名
當之云云

矣周倍衰如苟非君子焉能固窮盜小民窮則

切容在信導之以德懸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

乎刑在信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

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夫廢肉刑

害於義義家秋也天不以損之可也刑

監則衣弋絲傷乎禮善甲象夏也君不以

聲中焉可也則不損下雖然以文景之心為

之可也不可格于後本心在愛民節用不

中必借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且

今之事君也以佞道無所不至皆子曰

吾於讚易也述而不敢論謂別立理論吾

於禮樂也論而不敢卜論必與衰之極不吾

於詩書也卜而不敢議議其治亂失之由不敢

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聖人立言或

樂彰或曲而中或肆而隱各有與訣不可

皆然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可不

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存之者也夫經天

言也故我續而存之子間居儼然音其

動也徐若有所慮貌其行也方也短步若有

所畏禮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

孟子在經

孟子在經

孟子卷之三

温温然如有就敬愛子之服儉以挈無長

物焉也長刺綺羅錦繡不入于室曰君子非

黃白不御然黃白取自婦人則有青碧易染之

子宴賓無貳饌味不重食必去生味必適適中

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

食曰非地道也性皆保真也鄉人有窮而索者

索曰尔於我乎取無擾尔鄰里鄉黨為也

周禮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五里為黨我則不厭鄉人有

喪子必先去救之友必後未忘子之言應

而不唱不問則唱始唱必有大端及人言所不子

之鄉無爭者此近易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

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父也子濟大川有

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悍馬悍不

奔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備鍾以往曰

吾非從大夫也從行圖布付反鍾楚大夫則

銅川府君之喪喪必勺飲不入口者三日音灼

營葬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槨無

飾衣衾而舉帷車而載飾謂漆飾也衾帷

塗車芻靈則不從五世矣禮曰塗車芻靈謂芻靈者蓋謂備者既葬之曰自仲尼已

考其所以為也

卷之三

此治平昂是以子矣
携一私私也

能行已者恥自強不辱其
節

送非二字最切自破時仕之
非

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焉。
孔子曰：我東西南北之人，子之他鄉，舍人不可弗識也。封之崇四尺，子之他鄉，舍人之家，主人出入必告。既而曰：奚適而無稟？
言人動萬春鄉社，所居隣各子必與執事。翼如也。翼如，如豆之貌。事。尚城府君起家，除服為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則清極直而無執，則直甚。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為之表，清而和，至心為之內，直內行之，以恭守之，以道恭內外，退而謂董常曰：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也。
御史可救

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釋德焉，不以財為禮。
正引古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納采、問名、請期、納吉、納幣、親迎。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夫為婦。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為詐，我則好詐焉。不為誇衒。若愚似鄙，今人以為恥，我則不恥也。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道，人行也。今之仕也，以逞其欲。厚欲難矣乎。太難致。子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周禮：胥吏執

以天為家所以其治理切
以養生為一已所以其受深

臣誠弟以見志云

文子卷之三

三

以名器也。秦收酷故有功。賞邑而巳。非假之。
 古者士登乎仕。士謂後造也。吏執乎役。役力
 祿以報勞。官以授德。官則為勞者。一身而已。
 子曰美哉公旦之為周也。外不屑天下之
 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
 不絕也。也。不屑不介意也。迹謂攝位。內實達
 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
 而禍亂不作。謂道。復制子明。樂也。公深乎深
 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
 蒼生也。奉文武業。必存我。故遷都之義曰

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
 易以衰。恃險而在。修德易去。洛相宅。義不無
 功作五斗先生傳。王續字無功。子之弟也。
斗。自傳以見志。子曰汝忘天下乎。言未下能
 縱心敗矩。吾不與也。倫責其敗人。

中說卷第三

文子卷之三

三

古者士有畫地不遷，誓不背，殺身成仁，無所避也。子曰：「美哉，公西赤！始有公室，視公室視小室，視小室視閭閻，視閭閻視閭閻，視閭閻視閭閻，視閭閻視閭閻。」

子曰：「美哉，公西赤！始有公室，視公室視小室，視小室視閭閻，視閭閻視閭閻，視閭閻視閭閻，視閭閻視閭閻。」



